

百岁烽火赤子心

——记抗战老兵孙佑杰的传奇人生与永恒奉献

□赵景涛 孙海军

在胶东半岛那片曾饱经战火洗礼的土地上，一位世纪老人以其不凡的人生轨迹，书写着忠诚、奉献与坚韧的传奇。他，就是孙佑杰。1926年出生、今已95岁高龄的孙老，是一位功勋卓著的抗战老兵，一位历经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血与火考验的革命战士，更是一位“退休不褪色、离岗不离党”、将余生毫无保留地奉献给社会与下一代的模范长者。他的百年人生，是一部活的历史教科书，是一曲荡气回肠的英雄赞歌，更是一盏指引后人前行的明灯。

烽火岁月 三场大战洗礼出的钢铁战士

孙佑杰的青年时代，是与国家民族的危难紧密相连的。当抗日战争的烽火燃遍中华大地时，他怀揣着家国仇恨与救国理想，毅然投身革命洪流，成为一名英勇的抗日战士。在敌后战场，在枪林弹雨中，他与战友们并肩作战，不畏牺牲，屡立战功，用青春和热血抵御外侮，捍卫了民族的尊严。这段艰苦卓绝的经历，铸就了他坚定的理想信念和无畏的革命精神。

抗日战争胜利后，孙佑杰并未解甲归田。为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他又义无反顾地投身到解放战争的洪流之中。他跟随着部队转战南北，经历大小战役无数，从东北到华北，再到跨过长江，见证了一个旧时代的崩塌和一个新时代的建立。枪炮声中，他更加深刻地理解了革命的意义，坚定了为人民服务的初心。

然而，考验并未结束。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战火烧到了鸭绿江边。孙佑杰响应“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伟大号召，随中国人民志愿军雄赳赳、气昂昂地跨过鸭绿江，投身于那场极其艰苦惨烈的战争。在冰天雪地的异国他乡，面对装备精良的强敌，他和他所在的部队以惊人的意志和牺牲精神，谱写了一曲可歌可泣的英雄壮歌。三场战争，孙佑杰立下大小战功十余次。战争的洗礼，将孙佑杰从一个热血青年锤炼成了一位具有钢铁意志和丰富作战经验的优秀革命军人，在他身上留下了那个时代特有的烙印与荣光。

笔墨春秋 退休不褪色的宣传尖兵

离休，对许多人来说意味着功成身退，对孙佑杰来说却是新征程的起点。60岁那年，他婉拒了安逸生活，做出了惊人的决定：“我要用剩下的生命，把战友们的故事写出来，他们不能白白牺牲。”面对陌生的文学创作领域，仅有小学文化的他开始了艰难跋涉。字典翻烂了四本，稿纸堆满了半间屋。无数个深夜，他因写作时过度投入而导致高血压发作，被紧急送医。医生警告他必须休息，他却把病房变成了书房：“我的时间是按秒计算的，等不起啊！”

历经10年呕心沥血，20多万字的《鸭绿江告诉我》终

于问世。这部被评论界誉为“战争亲历者灵魂告白”的著作，以震撼人心的细节还原了历史的真实与残酷。在退休的日子里，孙佑杰先后创作了《策反者》《胶东老兵战地情》《一生和党心连心》《耄耋之年再出发》等7部著作。他把大部分稿费用来资助贫困学生，在他家，感谢信堆积如山。创作高峰期的他，本可安享赞誉，却做出了更令人惊讶的决定——开始自学绘画。

“文字不够，我要让更多人看见历史。”70岁高龄，他从零开始钻研绘画。颜料弄脏了墙壁，画笔磨破了手指，经过整整三年苦练，他独创出“刀画笔”技法，以刀代笔，以色为墨，开创出令人惊叹的革命历史画系列。《上甘岭的夜晚》中，炮弹照亮战士坚毅的面庞；《跨过鸭绿江》里，冰河中行进着不屈的脊梁。百余幅画作，构成了一座流动的革命历史纪念馆。

心声传递 六百场报告润泽无数心灵

如果说写作是静态的传承，那么作报告则是动态的、更具感染力的奉献。孙佑杰深感，文字的力量固然重要，但面对面的交流、心与心的碰撞，更能触动人的灵魂。于是，他不顾年事已高，毅然走上了讲台，成为名副其实的“义务宣讲员”。

他的足迹遍布机关、部队、学校、社区。至今，他已作了超过600场报告。每一场报告，他都认真准备，针对不同的听众调整内容。对官兵，他讲战场纪律、战友情怀、牺牲精神，激励他们精武强能、保家卫国；对青少年，他讲民族苦难、英雄故事、理想信念，引导他们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珍惜时光，努力学习；对社会大众，他讲传统美德、奉献精神、家国情怀，倡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他的报告，从不空洞说教，而是一个个亲身经历的鲜活故事，一段段感人至深的细节，质朴无华却又力量千钧。看到台下官兵坚毅的眼神、青少年感动的泪水，听到群众热烈的掌声，他感到无比欣慰。觉得一切辛苦都是值得的。这600余场报告，如同600多颗种子，将红色基因、爱国情怀、奋斗精神播撒进无数人的心田，悄然生根发芽。

永葆本色 点滴善举汇聚道德之光

除了宏大的写作和宣讲，孙佑杰更在日常生活中践行



孙佑杰 (YMG全媒体记者 刘晓阳 摄)

着一名老共产党员、老战士的初心使命。他“不停地做好事奉献社会”，这些好事或许并不惊天动地，却如涓涓细流，温暖人心。

他生活俭朴，却时常慷慨解囊，帮助身边有困难的群众，支援灾区建设，捐资助学。他关心教育，经常与青少年学生通信，解答他们的困惑，鼓励他们成长。他积极参与社区活动，以身作则，传播正能量。在他的身上，人们看不到功勋老人的架子，看到的只是一位慈祥、热忱，始终想着为他人、为社会再做点什么的善良长者。这些点滴善举，与他的战功一样，闪耀着人格的光辉，诠释了“人民公仆”的深刻内涵。

时代楷模 百岁荣光映照前行之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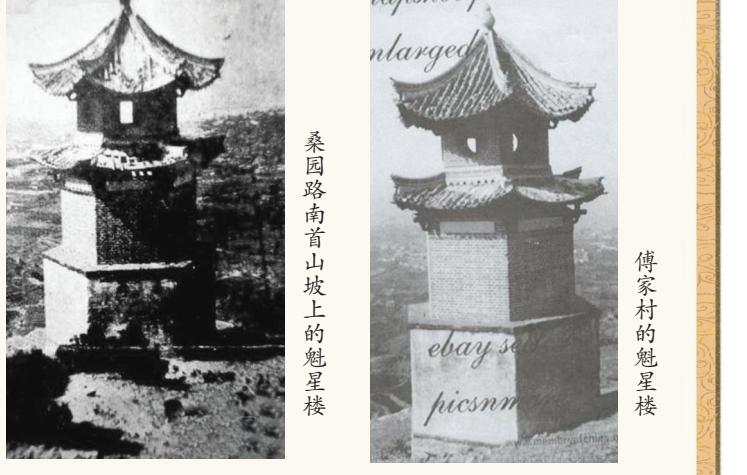
今年8月初，孙佑杰老人的身影再次出现在中央电视台第七套国防军事频道的节目中。镜头前的他，精神矍铄、思维清晰，深情讲述着过往，殷殷寄语着未来。这位百岁老兵的出现，本身就是一堂生动的国防教育课、一堂深刻的传统教育课。他以自己的存在，联通着历史与现在，昭示着精神的力量可以跨越时空，历久弥新。

孙佑杰的百岁人生真正做到了永恒的奉献。他从战争走向和平，从青年走到期颐，从未停止过前进的脚步，从未忘记过最初的誓言。他是广大官兵学习的榜样，激励着群众热烈的掌声，他感到无比欣慰。觉得一切辛苦都是值得的。这600余场报告，如同600多颗种子，将红色基因、爱国情怀、奋斗精神播撒进无数人的心田，悄然生根发芽。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孙佑杰老人用他的百年历程告诉我们：生命的价值不在于长度，而在于其宽度与厚度；英雄的本色不仅体现在战火纷飞的年代，更闪耀在和平岁月的持久奉献之中。他的故事，必将激励更多的人在民族复兴的伟大征程上奋勇前行！

芝罘域内的魁星楼和文昌阁

□彭守业



“文革”一开始，魁星楼即被学生炸毁，延续所城刘氏文脉近300年的魁星楼成了一堆断砖残瓦。魁星楼虽被毁，但其名仍留存于市民的记忆中，后来此地新修的隧道就被命名为“魁星楼隧道”。

傅家村位于烟台市南郊，明朝中期时建村。清朝中期后，傅家村很多人外出经商做买卖，当时是有名的富村。村民们在经济上富裕的同时，也希望有更多的后生取得功名。于是，他们在会首的组织下，精心选好地址，在村东南修了一座魁星楼。这座魁星楼的规模及式样与桑园路南首山坡上的魁星楼基本一致。当时传说，如果魁星楼修好后村里出了状元，就叫“魁星典状元”。之后，每年学生开学时，先生都会领着学生到魁星楼前参拜，鼓励学生发奋读书，将来中状元。光绪十一年，傅家村的傅懋懋考取第38名武举人。光绪十五年，傅懋懋参加殿试，考取一甲第三名武探花，授二等侍卫，官至参将，诰授从二品武显将军封典，离武状元只差两步。1947年，魁星楼被占领烟台的国民党军队拆毁，木料和砖石用于修筑蓬山上的工事，现遗址尚在。

文昌阁

芝罘域内的两座文昌阁分别位于东郊的金沟寨村和西郊的西牟村。相比前面的魁星楼，这两座文昌阁的知名度要低得多，以至于很少有人知道。

著名作家冰心女士小时候随父亲住在金沟寨村，后来曾写文章深情回忆这段生活，文中曾提到金沟寨村南“有一座魁星楼”。笔者在芝罘区政协文史委工作时，曾主持编修《芝罘区村庄简志》。作为文史爱好者，我很重视普查各村的文物及古迹，在金沟寨村采访时，特意向村里的老人打听这座“魁星楼”的情况。不料，老人们说，金沟寨村没有魁星楼，只有一座文昌阁，且有民谣为证：“金沟寨村真壮观，东面是海西面是山，南面有个文昌阁，北面有个水师营盘。”金沟寨村的文昌阁位于村庄东南，高近10米，建文昌阁的大青砖有30斤重，整座文昌阁很宏伟壮观。有老人说，其遗址约有5间民房宽。1948年时，文昌阁被国民党军队拆除，木材及砖石被用于修筑据点。前些年，烟台市政府在文昌阁遗址处建了烟台市图书馆——想必是古人与今人心有灵犀。

西牟村隶属于只楚街道办事处，是一个文化底蕴深厚的古村落。该村的文昌阁位于村东南，砖瓦结构，建筑面积约6平方米，下有0.7米高的石基座，上部阁体为砖砌，通高不超过3米。传说清朝咸丰年间，有人请阴阳先生来给西牟村看地气，先生绕村转了一圈后，提议在村东南方向建文昌阁，将来西牟村定能出大人物。该文昌阁于1947年被国民党军队拆毁，将砖用于修筑碉堡。

芝罘区的魁星楼和文昌阁，有3座被解放战争期间占领烟台的国民党军队拆毁，一座毁于“文革”，实在令人心痛。

(文中关于魁星楼的描述参考了刘正中、解焕新、王建波三位先生的有关文章)

处暑过后，天气渐凉，各种农作物相继进入成熟期。不久前刚舒展开的浅绿色的高粱穗子，慢慢地染上了些许的红，最后完全红成一团、一簇，缀连成为一片。朝霞映红天空，晚霞漫天。霞光中，高粱穗子红彤彤的，那般娇艳，连同原本黄绿的秸秆也着上了红装。丰收的景象甜醉了每一位劳作的乡里人。

“白露早，寒露迟，秋分种麦正当时。”在农村生产队的那些个年头，由于小麦种植亩数较多，机械化还没有普及，单靠人刨牛耕、耧播人撒，只抓“正当时”的“秋分”时节是远远不够的，也是不现实的。故自“白露”开始，一直到寒露乃至霜降甚至立冬时节，还时常会出现扩种增播的情景。只是根据时节早晚，适当增减种子数量，确保来年小麦长势合理，达到增种必增收的目的。

白露刚过，村民们就开始收获早春作物。刨倭瓜、晾晒地瓜干，刨高粱，掰春玉米。只要腾出地块，就开始撒粪耕地，播种小麦。也就是说，自白露开始，农村的秋收秋种会战就会正式拉开序幕。

地里，人们正忙碌着。刨高粱的十几个人，大多是健壮的男劳力，也有青年妇女和乳臭未干的中学生。这些人是生产队的主力，什么重活、累活都由他们承担。能干的行家里手已刨到地头，急忙转身，帮助未刨到地头的人。落在后面的，这时早已汗流浃背，腰酸腿疼。尽管知道一天的劳累就要结束，但是刨不快，真是“心急吃不了热豆腐”。手掌上尽是水泡，镢柄触碰到磨掉皮的手掌，钻心地疼，丝丝血痕印在把柄上。还没等根完全刨起来，沉甸甸的高粱穗子早已压了下来，如同顽童在压跷跷板，胳膊的作用力根本奈何不了它们。刨高粱太难了，初生禾稼不怕虎的那股热情早已荡然无存，这时更加能体会到“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的深层含义。

刨倒的高粱铺在地里，一排排地整齐有序。收高粱的多是中年妇女和年迈老人。他们手拿刻刀，将穗子从秸秆上一一砍下，一堆堆地放好。每个人都是那样仔细，生怕漏掉一个穗子。这些过惯苦日子的人，最懂得珍惜每一粒粮食。孩子们将高粱穗子装到茓子（一种比较大、专为装载收获的粮食作物的编织筐）中。刚刚放下镢头的汉子们，烟都懒得顾得吸上一口，就推起小车，急匆匆地运送。一辆辆小车满载而归，一辆辆空车又返回地里，来回穿梭。运走高粱穗子，人们又忙着捆高粱秸，然后扛着、拖着，将它们运到地头、埂边的空闲地儿。随即就会有烟虫在上面鸣唱，还有大油蚂蚱爬上去迎日出送晚霞，吸和风吹雨露。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人们享受着丰收的喜悦，也不由自主地追思着一年的辛劳。

清明过后，大地回暖，万物复苏。山间小路上，运粪的车辆往来穿梭；田野地头，人欢车叫，山野沸腾了。“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临近谷雨，雨水开始多了起来，也正是乡间播种的最佳时节。松松软软、刚刚耕翻过的泥土还带着氤氲的湿气，耧蛋在耧斗里“咣当咣当”地有节奏地抖动着。顺着耧角，种子被撒进土里；石磙子“吱吱呀呀”地紧随其后，将种子压实、封严。高粱和谷子一样，播进土里都需要用器具压一压，以保墒情。“打磙轮的落不下扶耧的”世代为人们相传，昭示着不可颠覆的人生哲理。

在盼望中，小苗破土而出，星星点点，时隐时现。韩愈先生的“草色遥看近却无”，说的应该就是这种朦胧朦胧的春日景色吧。不几日，幼苗一行行，密密匝匝地探出了脑袋，在春风中、在阳光下簇拥依偎，赶趟似地生长着。

榜（用锄头草并翻松土地）高粱的人来了。他们躬着腰，用大锄在前面榜，后面紧跟着的人蹲着。一会儿功夫，榜过的小苗一株株距离均等，清晰可数却东倒西歪，有的甚至只有一条小根须与泥土相牵。“仰天晒晒胡黍（即高粱）”，不用担心，这些小苗儿是有着极强的生命力的。

渐渐沥沥，高粱苗在细雨中迅速生出新的根系，伸进泥土，扶正身子，努力向上。不几日，葱绿一片。微风阵阵，泛起碧波，荡出涟漪。地头堆起了粪土，有的是灶台炕土，有的是人畜圈肥，一堆又一堆。喂高粱的人来了，推着车，挑着筐，扛着耠子、大镢和铁锨。他们开沟、挑运，然后一把把地将肥料抓到沟渠里，喂到高粱苗根处，又将其盖好，用脚踩实。

“胡黍地里风凉客屋热”，是农村人挂在嘴边的口头禅。是的，高粱秸叶光滑、柔软，不会刺伤人的肌肤，不像玉米秆、秆叶上有一层薄薄的茸毛，叶片边上还有排列均匀的小毛刺，人碰到了不仅痒痒，有时还会划伤肌肤，留下道道血痕。所以在高粱地里干活，不会觉得烦躁。同时，长高后的高粱秸秆、叶能遮住日光的暴晒，有丝丝凉意，内心别有一番滋味。不过这句俗语透出的更多的是劳动人民那种勤劳质朴的内质。他们嘴上说的连心中惦记着的，除了庄稼还是庄稼。即使身坐客屋，依然忘不了自己的那一亩三分地儿。劳作是他们的习惯，清闲时反而并不自在，也不觉得有什么凉快、舒心可言。

高粱地、青纱帐，许多英雄凭借高粱地躲过劫难，无数战士钻进高粱地打游击、歼敌寇。“高粱熟来红满天，九儿我送你去远方。”莫言小说《红高粱》中的主人公余占鳌、朱豪三带领队伍与日伪斡旋于高粱地，展示了中国人民战胜敌人的凛然正气，书写出了中国人民睿智的战斗故事。

一阵凉风吹过，高粱叶子时而“窸窸窣窣”，时而“沙沙啦啦”，是在为中国人、为中国故事谱写华章，还是要引发人们更无尽的遐想？

运到场院的高粱穗子经过晾晒、滚压、扇扬，粒子堆集到一起，红灿灿、小山似的。小车队将装满麻袋的粮食推走了，运往国家粮库。保管员留出集体的，作种子、作饲料。社员们分到了自己的那一份，有的连忙捣点胡黍米，让家人品尝下新粮的味道；有的上磨推成面粉，打稀饭、包菜角、蒸发糕，变着花样满足家人的需求；更多的人家是将粮食装袋入瓮，仔细地收藏……



芝罘区域内的魁星楼，是由芝罘区族所城刘家三修而成。

傅家村位于烟台市南郊，明朝中期时建村。

清朝中期后，傅家村很多人外出经商做买卖，当时是有名的富村。

村民们在经济上富裕的同时，也希望有更多的后生取得功名。

于是，他们在会首的组织下，精心选好地址，在村东南修了一座魁星楼。

这座魁星楼的规模及式样与桑园路南首山坡上的魁星楼基本一致。

当时传说，如果魁星楼修好后村里出了状元，就叫“魁星典状元”。

之后，每年学生开学时，先生都会领着学生到魁星楼前参拜，鼓励学生发奋读书，将来中状元。

光绪十一年，傅家村的傅懋懋考取第38名武举人。

光绪十五年，傅懋懋参加殿试，考取一甲第三名武探花，授二等侍卫，官至参将，诰授从二品武显将军封典，离武状元只差两步。

1947年，魁星楼被占领烟台的国民党军队拆毁，木料和砖石用于修筑蓬山上的工事，现遗址尚在。

魁星

魁星是中国古代神话中主宰文章兴衰的神，在儒士学子的心目中，它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儒士学子们都希望托魁星的福，在科举上有所成就。旧时中国很多地方都建有祭祀魁星的魁星楼、魁星阁等建筑物，香火鼎盛。

没见过魁星像的人也许会想，既然魁星是主管功名科举的，一定是一位文质彬彬的白面书生吧？其实恰恰相反，魁星面目狰狞、金身青面、赤发环眼，头上还有两只角，整个是鬼的造型。魁星右手握一管大毛笔，称为朱笔，意为用笔点定中试人的姓名，左手持一方砚台；右脚金鸡独立，脚下踩着一只大鳌（一种大龟）的头部，意为“独占鳌头”，左脚摆出扬起后踢的样子，以求在造型上呼应“魁”字右下方的一笔大弯勾，脚上是北斗七星。

过去，芝罘区域内的两座魁星楼，一座位于芝罘区东部桑园路南首的山坡上，一座位于南郊的傅家村。

位于桑园路南首山坡上的魁星楼，是由芝罘区族所城刘家三修而成。明朝中期后，所城刘家七代人崇山所正千户。

清朝顺治年间崇山所被裁撤后，刘家又转向读书经商，